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歧路燈



李海观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上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歧路燈

上



李海观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歧路灯:全2册/(清)李海观著. -- 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4.5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4614-7

I. ①歧… II. ①李…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4130号

歧路灯

作 者 李海观
责任编辑 陈颖杰 郭婧竹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 84270514
网 址 www.hlj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37.5
字 数 671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4614-7
定 价 52.70元(上 下)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出版者说

长篇小说《金瓶梅》自明万历年间问世后，不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而且首开明清“人情小说”之先河。正是从《金瓶梅》问世始，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生了从题材来源于历史和神话，到取材于社会现实的重要转变，从而实现了中国小说与现实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人情小说”的定义出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史略”第十九篇开篇就这样论述“明之人情小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

广义的“人情小说”内容“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凡是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小说都包含其中。它既包括以家庭生活和姻缘爱情故事为中心来描摹世态的小说，又包括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狭义的“人情小说”则侧重于前者。

我们把狭义的“人情小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描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题材，兼叙悲欢离合和发迹变态等情节，宣扬因果报应，借以规过劝善，我们称之为“世情小说”；除了开山之作《金瓶梅》，《隔帘花影》等。第二种鲁迅称之为“佳话”。其女貌的青年，或以诗词为媒情，私定终身；又旁添小折，最后才子登科，奉旨话小说”的代表作有《玉速传》等。第三种类型则干，以描写妓院生活为重态和市井风情，这类小说当时，《红楼梦》问世已无新意，因而“谈钗黛而观园者已久，则别辟情场小说上承‘佳话小说’之蝶派小说之端，堪称末世畸其称谓不一，我们这里称作有《品花宝鉴》《花月列传》等。“中国古典小说推出的就是狭义的“人情小为方便读者阅读，型的“人情小说”。某些些糟粕之处，即使是比较见，望读者注意鉴别。



代表作还有《醒世姻缘传》类型是描写才子佳人题材，模式大约是一对或几对郎才介，彼此爱慕，或是一见钟人权奸，拨乱其间，历终曲成婚，终成美满姻缘；“佳娇梨”《平山冷燕》和《好是以狭邪人物事故为全书主点，展现青楼风月、官商世实际是才子佳人小说绪余；久，续书或模仿者甚多却毫生厌，因改求于倡优，知大于北里”（鲁迅语）；这类绪，下开谴责小说、鸳鸯蝴蝶病态社会之写真；学界对之为“艳情小说”，其代表痕》《青楼梦》及《海上花名著丛书》此次分几个单元说”。

每个单元都包含了各个类作品在内容上难免存在一优秀的作品，也是瑕瑜互

收入本单元的小说“世情”类。小说叙河南富家子弟谭绍闻被同辈浮浪子弟引诱而误入歧途，日趋堕落竟不可自拔，终于倾家荡产。在饱受沦落穷困以后，听了妻子慧娘的良言匡劝，逐渐悔悟，不再狂嫖滥赌；在良师的教诲下，回头向善，最后改邪归正，“败子回头”，终致功成名就。

《歧路灯》可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罕见的一部描写教育题材的小说。其长处是揭示了人性受腐蚀而异化、受感悟而复苏的心路历程，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中揭示了造成主人公沉沦堕落的多种社会因素，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形象。不足之处是一些游离于情节之外的议论说教，令人生厌。

《歧路灯》的作者李海观（1707—1790），字孔堂，号绿园，河南汝州宝丰县人。关于《歧路灯》的创作，作者在《自序》中说：“盖阅三十岁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由此可知作品是从乾隆十三年（1748）动笔，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脱稿，历经三十个春秋始成。

《歧路灯》我们把它归入

目 录

第 一 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〇〇一
第 二 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〇〇六
第 三 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〇一一
第 四 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〇一七
第 五 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〇二五
第 六 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〇三一
第 七 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〇三六
第 八 回	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	〇四七
第 九 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〇五二
第 十 回	谭忠弼覲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	〇五七
第十一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妗奶劝请巫婆	〇六六
第十二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婿	〇七三
第十三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〇七八
第十四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〇八二
第十五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订盟期	〇八六
第十六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〇九三
第十七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〇九九
第十八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一〇四
第十九回	绍闻诡谋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朋	一一〇
第二十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一一四
第二十一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一一九
第二十二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一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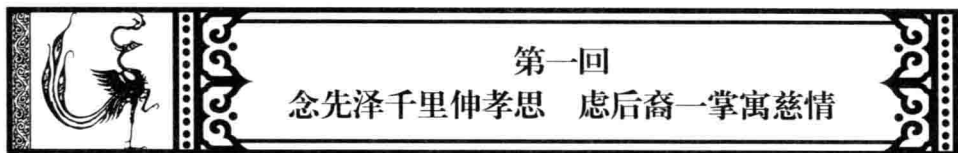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回	閻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一二六
第二十四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一三一
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一三七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一四一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一四六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一五〇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一五四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讼公庭	一五七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一六六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一七〇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一七四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一八二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一八七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一九一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一九六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二〇一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二〇六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诳亲姊	二一〇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二一八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二二二
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二二六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二三二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奴撒泼萧墙街	二四〇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二四五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诲	孔慧娘病榻叮咛	二五二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二五七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二六二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二六七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二七二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二八〇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二八五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二九一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蓁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二九七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搀舌阻忠仆	大刁头吊诡沮正人	三〇一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圈鸟网	书愚自投醉猩盆	三〇八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贏錢肆假怒	姚門役高座惹真羞	三一二
第五十九回	索賭債夏鼎喬关切	救縊死德喜見幽靈	三一七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親籌賭債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三二二
第六十一回	譚紹聞倉猝謀葬父	胡星居肆誕勸遷塋	三二八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辯止遷葬	盛希僑助喪送梨園	三三四
第六十三回	譚明經靈柩入土	姜老翁良言匡人	三四一
第六十四回	開賭場打鑽獲厚利	奸嫖婦逼命赴絞柱	三四八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咳	邊明府當堂掛刑	三五八
第六十六回	虎鎮邦放潑催賭債	譚紹聞發急叱富商	三六六
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潑南北院	張正心調护兄弟情	三七〇
第六十八回	碧草軒譚紹聞押券	退思亭盛希僑說冤	三七七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氣短	杯酒間門客暢談	三八二
第七十回	夏逢若時衰遇厉鬼	盛希僑情真感訟師	三八八
第七十一回	濟寧州財心亲师范	補過處正言訓門徒	三九四
第七十二回	曹賣鬼枉設迷魂局	譚紹聞幸脱埋人坑	四〇一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計索賄	謁父執冷語冰人	四〇九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論規姊	張繩祖卑辭賺朋	四一六
第七十五回	譚紹聞倒運燒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私錢	四二二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轉劝家主	象苧憤激毆匪人	四二八
第七十七回	巧門客代籌庆賀名目	老學究自叙學問根源	四三四
第七十八回	錦屏風辦理文靖祠	庆賀礼排滿蕭牆街	四四一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取羞	張类村昵私調謔	四四五
第八十回	訟師婉言劝紹聞	奴仆背主投濟寧	四四九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四五四
第八十二回	王象苧主仆誼重	巫翠姐夫婦情乖	四五七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執侃言諭后生	四六〇
第八十四回	譚紹聞籌償生息債	盛希僑威懷滾算商	四六四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苧侃論劝主	四六八
第八十六回	譚紹衣寓書发鄞縣	盛希僑快论阻荊州	四七二
第八十七回	譚紹聞父子并試	巫翠姐婆媳重团	四七七
第八十八回	譚紹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軒	四八一
第八十九回	譚观察叔侄真誼	張秀才兄弟至情	四八五
第九十回	譚紹衣命题含教恩	程嵩淑观書申正論	四八九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經戏談狠語	譚观察拿匪类曲生靈	四九五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簣初童受書动孝思	四九九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绍闻共子乐芹洋	五〇三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五〇七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五一二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	五二〇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象苕掘地得窖金	五二四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五三〇
第九十九回	王象苕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五三五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五四〇
第一百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姿厚存探古赵州桥	五四五
第一百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五五一
第一百三回	王象苕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五五五
第一百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陀山	五六一
第一百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五六六
第一百六回	谭念修爱母偃病榻	王象苕择婿得东床	五七二
第一百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五七七
第一百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簪初金榜题名	五八一



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禀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子弟。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见正经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的一败涂地，毫无救医。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言者痛心，闻者自应刻骨。其实父兄之痛心者，个个皆然，子弟之刻骨者，寥寥罕觐。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的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

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这人姓谭，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宣德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做了河南灵宝知县，不幸卒于官署，公子幼小，不能扶柩归里。多蒙一个幕友，是浙江绍兴山阴人，姓苏名簠簠，表字松亭，是个有学问、有义气的朋友。一力担承，携夫人、公子到了祥符，将灵宝公薄薄的宦囊，替公子置产买田，分毫不染；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刊碑竖坊。因此，谭姓遂寄籍开祥。这也是宾主在署交好，生死不负。又向别处另理砚田，时常到省城照看公子。

这公子取名一字叫谭孚，是最长厚的。孚生葵向。葵向生诵。诵生一子，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别号介轩。忠弼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到了谭忠弼，十八岁入祥符庠，二十一岁食饩，三十一岁选拔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下了几次乡试，屡蒙房荐，偏为限额所遗。这谭孝移也就渐辍举业，专一在家料理，惟作诗会文，依旧留心。相处了几个朋友，一个叫娄昭字潜斋，府学秀才；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嘉靖乙酉副车；一个县学秀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个苏需字霖臣；一个张维城字类

村，俱是祥符优等秀才。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花晨月夕，或作诗，或清谈，或小饮，每月也有三四遭儿。一时同城朋友，也还有相会的，惟此数人尤为相厚。至于学校绅衿中，也还有那些比匪的，都敢望而不敢即。却也有笑其迂板，指为古怪的。有诗为证：

同侪何必不兼收？把臂总因臭味投；

匪类欲亲终自远，原来品地判薰莸。

却说谭孝移自幼娶周孝廉女儿，未及一年物故。后又续弦于王秀才家。这王氏比孝移少五岁，夫妇尚和好。只因生育不存，子息尚艰。到了四十岁上，王氏又生一子，乳名叫端福儿，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果然面似满月，眉目如画，夫妇甚是珍爱。

日月迁流，这端福儿已七岁了，虽未延师受业，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这孝移宅后，有一大园，原是五百金买的旧宦书房。约有四五亩大。孝移又费二百余金，收拾正房三间，请程嵩淑题额为“碧草轩”。厢房，厨房，茶灶，药栏，以及园丁住宅俱备。封了旧宦正门，另开角门，与宅子后门相对，只横隔一条胡同儿。这孝移每日在内看书，或一二知己商诗订文，看园丁蔡湘灌花剔蔬。端福儿也时常跟来玩耍，或认几行字，或读几首诗，或说一两宗故事。这也称得个清福无边。

忽一日孝移在轩上看书，只见家人王中，引着一个人，像远来模样，手中拿着一封书。见了孝移，磕下头去，说道：“叩太爷安。”磕了三个头，起来，说道：“小的是丹徒县爷家下人，小的大爷差小的下书来的。”孝移一时还不明白。那人将书呈上，孝移开了封头，取出内函，只见上面写着：

宜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敬禀者：

吾家祖居丹徒，自宋逮今，二十余世矣。前灵宝公宦游豫土，遂而寄籍夷门。邑姻有仕于中州者，知灵宝公至叔大人，已传四世。植业豫会，前光后裕，此皆我祖宗培遗之深厚也。愚侄忝居本族大宗，目今族谱，逾五世未修，合族公议，续修家牒。特以叔大人一支远寄中土，先世爵谥、讳字、行次，无由稽登，特遣一力诣禀。如叔大人果能南来，同拜祖墓，共理家乘，合族举为深幸。倘不能亲来，祈将灵宝公以下四世爵秩、名讳、行次，详为缮写，即付去力南携，以便编次。并将近日桂兰乳讳，各命学名开示，庶异日不致互异。木本之谊，情切！情切！顺候合家泰吉。外呈绫缎表里四色，螺匙二十张，牙箸二十双。宣德后家刻六种，卷帙浩繁累重，另日专寄。临禀不胜依恋之至！

嘉靖 年 月 日 侄绍衣载叩

原来谭姓本族，在丹徒原是世家，随宋南渡，已逾三朝。明初有兄弟

二人，长做四川宜宾县令，次做鸿胪寺正卿，后来两房分派，长门称宜宾房，次门称鸿胪房。此皆孝移素知，但不知丹徒族人近今如何。及阅完来书，方晓得丹徒谋修族谱，不胜欢喜。便叫王中道：“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这是自家家里人，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对帐房阎相公说，取出一床铺盖，送到西厢房去。一切脚户头口，叫阎相公发落。”孝移吩咐已毕，即将案上看的书史合讠，叫蔡湘锁了书房门，手中拿着来书，喜孜孜到家中。对王氏说道：“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书，你吩咐赵大儿速备饭与来人吃。”便到前厅叫道：“丹徒来人呢？”只见那人从厢房出来，早换了风尘衣服，擎着毡包，说道：“这是小的大爷孝敬太爷的土物。”孝移道：“我们叔侄虽是三世不曾见面，本是一家，何必这样费心。”那人道：“孝敬太爷，聊表寸心。”

孝移命德喜儿接了，便问道：“你叫什么名子？”那人道：“小的叫梅克仁。”孝移道：“你远来千里，辛苦，辛苦。且去将息。”梅克仁退身进厢房去讠。自有王中照看，不必细说。孝移回转身来，德喜儿擎毡包相随，进后院来。王氏迎着问道：“那里来了这个人，蛮腔蛮调的？”孝移道：“是丹徒老家的。”德喜儿道：“这毡包俱是送咱家的东西。”王氏道：“拿来我看看。”孝移道：“还要到祠堂里告禀。”即叫王氏取出钥匙，递于小厮，开了祠堂门。孝移洗了手脸，把江南来物摆在香案上，掀开帘帘，拈香跪下，说道：“此是丹徒侄子，名唤绍衣，送来东西。”遂将来书望神主细念一遍，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密祝道：“咱家四世不曾南归，儿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谱，待择吉登程，再行禀明。”磕头起来，将门锁了。午饭后，复到前厅，端福儿也跟出来，站在旁边。孝移道：“来人饭完不曾？”只见梅克仁早上厅来，道：“小的饭吃过。”因向端福儿道：“这是相公吗？”孝移道：“是。”梅克仁便向前抱将起来，说道：“与南边大爷跟前小相公，像是一般岁数。”孝移道：“你大爷多少岁数？”克仁道：“今年整三十岁。相公八岁，今年才上学读书哩。”孝移道：“去年《齿录》，有个谭溯泗是谁？”克仁道：“那是东院的四老爷。小的这院大爷，是书上那个名子。”孝移道：“发过不曾？”克仁道：“小的这院大爷，是十七岁进学，已补了廪。现从宋翰林读书。小相公另有个先生。”孝移点点头。又说道：“这里是五世单传，还不曾到老家去。我素日常有此心，要上丹徒，一者丁忧两次，还有下场事体，二者也愁水旱路程。你如今多住几日，我安插家务明白，要同你南去。”克仁道：“小的来时，我大爷早有此意。”

克仁说话中间，看见小主人形容端丽，便道：“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去。”孝移道：“轻易不曾叫他上街，改日熟了，你引他到后书房走走

罢。”克仁道：“小的在家里，每日引小相公上学下学惯了，今日看见这位少爷，只想抱去大门外站站。”孝移道：“街上人乱，门上少立便回。”克仁抱起端福儿，果然在门楼下片时便归。到了厅上，端福自回后宅去讣。

又住了七八日，克仁稟催起身。孝移叫王中向帐房取了十两银，赏了梅克仁。便自己收拾行囊、盘费，雇觅车辆头口，置买些土物，打算到丹徒馈送。择吉起程，带了德喜儿、蔡湘；吩咐王中看守门户；请阎相公商量了帐目话头；又对王氏说了些家务，好好叫端福在家，总之不可少离寸地，常在眼前。到了出行之日，祠堂告先，起身而行。一路水陆之程，无容赘述。正是：

木本水源情惟切，陆鞭水棹岂惮劳。

只说谭孝移不日到了丹徒。城南本家，乃是一个大村庄，树木阴翳，楼厅嵯峨。径至谭绍衣家下住下。叔侄相见，叙了些先世远离情由，并叔侄不曾见面的寒温。到了次日，绍衣引着孝移，先拜谒了累代神主，次到本族，勿论远近贫富，俱看了，各有河南土仪馈送。此后，各家整酒相邀，过了十余日方才完毕。又择祭祀吉日，祭拜祖茔，合族皆陪。孝移备就祭品，至日，同到祖茔。绍衣系大宗宗子，主祭献爵。祭文上代为申明孝移自豫归家展拜之情。祭毕，孝移周视墓原，细阅墓表于剥泐苔藓中。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话说，合族就在享厅上享了神惠。日落而归。绍衣又引孝移到城中旧日姻亲之家，拜识了。各姻亲亦皆答拜，请酒。

又过了十余日，一日晚上，孝移同绍衣夜坐，星月光辉之下，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孝移因向绍衣道：“我今日竟得南归，一者族姓聚会，二者你兄弟南来，未免蓬麻可望。”绍衣道：“叔叔回来不难。合族义塾，便是大叔这一房的宅院。水旱地将及三顷，是大叔这一房的产业。目今籽粒积贮，原备族间贫窶不能婚葬之用，余者即为义塾束金。大叔若肯回来，宅院产业现在，强如独门飘寓他乡。”孝移道：“咳！只是灵宝公四世以来，墓冢俱在祥符，也未免拜扫疏阔。”绍衣道：“势难两全，也是难事。”

一夕晚话不题。又过了十余日，孝移修完宗谱，要回河南。合族那里肯放，富厚者重为邀请，贫者携酒夜谈。又过了几日，孝移思家情切，念子意深，一心要去。这些雇觅船只、馈贻赠物的事，一笔莫能罄述。又到祖茔拜了。启行之日，绍衣又独送一份厚程，叔侄相别，挥了几行骨肉真情泪。绍衣又吩咐梅克仁，同舟送至河南交界，方许回来。

过了好几日，到了河南交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克仁还要远送，孝移不准。又说了多会话儿，克仁磕了头。蔡湘、德喜儿一把扯住克仁，又到酒肆吃了两瓶，也各依依不舍，两下分手。

不说克仁回去复命。只说孝移主仆，撇了船只，雇了车辆，晓行夜宿，望开封而来。及到了祥符，日已西坠，城门半掩。说与门军，是萧墙街谭宅赶进城的，门军将掩的半扇依旧推开，主仆同进城去。到了家门，已是上灯多时，定更炮已响了。蔡湘叫了一声开门，管帐阎相公与王中正在帐房清算一宗房租，认的声音，王中急忙开门不迭。闪了大门，阎相公照出灯笼来接，惊的后边已知。车户卸了头口，几只灯笼俱出来，搬运箱笼褡包，好不喜欢热闹。

孝移进了后院楼下坐了，赵大儿已送上盆水。孝移告先情急，洗了手脸，吩咐开了祠堂门，行了反面之礼。回到楼下，赵大儿又送茶来。王氏便问吃饭，孝移道：“路上吃过，尚不大饿。怎么不见端福儿哩？”王氏道：“只怕在前院里，看下行李哩。”孝移道：“德喜儿，前院叫相公来。”德喜去了一会，说道：“不曾在前院里。”

原来端福儿自孝移去后，多出后门外，与邻家小儿女玩耍。有日头落早归的，也有上灯时回来的。不过是后门外胡同里几家，跑的熟了，王氏也不在心。偏偏此夕，跑在一家姓郑的家去，小儿女欢喜成团，郑家女人又与些果子点心吃了，都在他家一个小空院里，趁着月色，打伙儿玩耍。定更时，端福儿尚恋群儿，不肯回来。恰好孝移回来，王氏只顾的喜欢张慌，就把端福儿忘了。孝移一问，也只当在前院趁热闹看行李哩。及德喜说没在前院，王氏方才急了，细声说道：“端福儿只怕在后门上谁家玩耍，还没回来么？”孝移变色道：“这天什么时候了？”王氏道：“天才黑呀！”孝移想起丹徒本家，此时正是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不觉内心叹道：“黄昏如此，白日可知；今晚如此，前宵可知！”话犹未完，只见端福儿已在楼门边赵大儿背后站着。此是赵大儿先时看见光景不好，飞跑到郑家空院里叫回来的。

孝移看见，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二来悔自己延师不早，一时怒从心起，站起来，照端福头上便是一掌。端福哭将起来。孝移喝声：“跪了！”王氏道：“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你到家乏刺刺的，就生这些气。”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一发号咷大痛。孝移伸手又想打去，这端福挤进女人伙里，仍啼泣不止。孝移愈觉生怒。却见王中在楼门边说道：“前院有客——是东院郑大爷来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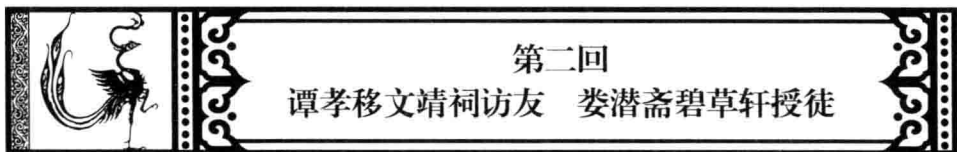
原来郑家老者，傍晚时也要照看孙儿同睡，月色之下，见赵大儿叫端福儿有些慌张，恐怕来家受气，只推来看孝移，故此拄根拐杖，提个小灯笼，径至前厅。王中说明，孝移只得出来相见。叙了几句风尘闲话，不能久坐，辞去。孝移送出大门而回。

大凡人当动气之时，撞着一番打搅，也能消释一半。到了楼下，将王氏说了几句，又向端福儿，将丹徒本家小学生循规蹈矩的话，说了一番。赵大

儿摆上晚饌，孝移略吃了些儿。前边车户晚饭，王中、阎相公料理，自是妥当。孝移安顿了箱笼，夜已二更，鞍马乏困，就枕而寝。五更醒来，口虽不言，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正是：

万事无如爱子真，遗安煞是费精神；

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情性成怨谁人。



话说谭孝移自丹徒回来，邻舍街坊，无不欢喜。有送盒酒接风的，有送碟酌洗尘的，也有空来望望的。总因谭孝移为人端方正直，忠厚和平，所以邻舍都尊敬亲就。谭孝移也答些人情，巾帕、扇坠、书联、画幅，都是江南带来的物端。

又一日，有两个人抬了架漆盒儿进门，王中告于家主。揭开盒儿一看，无非是鸡、鸭、鱼、兔，水菜之类。拜盒内开着一个愚弟帖儿，上写着张维城、姜昭、孔述经、程希明、苏霏。抬盒人道：“五位爷刻下就到。”谭孝移吩咐王中，将水菜收了，交与厨上作速办席；赏了抬盒人封儿，打发去讫；作速排整碧草轩上桌椅炉凳，叫德喜儿街上望着：“五位爷到时，不必走前门，即邀到后书房内。可从东胡同过来，我在后门等候。”不多一时，果见五位客从胡同进来。

谭孝移躬身前迎，五位逊让进门。到轩上，宾主叙礼坐下。献茶毕，孝移躬身致谢道：“诸长兄空来一望，已足铭感，何必赐顾！”五位道：“远涉而归，公备水菜局软脚，恕笑。”孝移道：“不敢当的很。”叙罢寒温，说些闲话，无非是江南风土之佳，舟楫风波之险等语。少顷，又叫德喜儿将所捎来祖上的书籍，及丹徒前辈文集诗稿，大家赏鉴。都道：“孝翁阅阅著族，早已知学有渊源，今日得读尊先世遗文，弥令人钦仰。”孝移逊谢不迭。坐间，看诗的看诗，看文的看文，有夸句调迢劲的，有夸文致旷逸的，也有夸纸板好的。互相传观，须臾傍午，只见德喜儿抹桌排碟，大家掩了书本。谭孝移执杯下酒，彼此让坐，一桌是张类村首座，姜潜斋次座，苏霖臣打横。一桌孔耘轩首座，程嵩淑次座，孝移打横作陪。这些觥筹交错的光景，不必细述。

酒至半酣，孝移一事上心，满斟一杯酒儿，放在姜潜斋面前，说道：



“我将有一事奉恳，预先奉敬此杯。”潜斋道：“有何见谕，乞明言赐教。”孝移道：“今日说明，显得弟有不恭，待异日诣府面禀。”苏霖臣在旁插口道：“谜酒难吃，若不说明，我先替潜老急的慌。”孔耘轩道：“你我至交，明言何妨？”孝移道：“但求潜老后日在家少等，我并恳耘轩同往。”潜斋道：“须择弟之所能，万勿强以所难。但今日明言为妙。”孝移道：“不是难事，只怕潜老不肯。”这程嵩淑酒兴正高，拦住大笑道：“众秀才请脱措大故套，且把谭兄高酒多吃一盅罢。谭兄总不是叫娄兄上天摸呼雷。”孝移亦笑道：“正是的。”又叫重斟前杯，说了许多闲散话儿。真正酒逢知己，千杯不多。日已西沉，大家起席。吃完了茶，作辞起身。孝移送出胡同口道：“娄孔两兄，不必再订，只求后日在家少等，弟必诣府请教。”娄孔同声道：“恭候就是。”程希明道：“今日酒是畅饮，话却闷谈。孝老从不曾有这个哑谜。”宾主俱各大笑，相拱而别。

过了两日，正是前日所订之期，孝移吩咐王中，饭后时，叫车夫宋禄套上车儿，再到帐房问阎相公讨十数个眷弟帖儿，街上回拜客。王中料理已妥，夹着护书儿，到楼下请上车。孝移又叫拿出一个全帖，放在护书内，出街升车。叫王中将帖儿预先投递，凡前日来赐光的，俱投帖答拜。一路上都说失候。车上又叫王中：“你坐在车头里，到文昌巷口，拜孔爷去。”须臾，到了文昌巷孔宅，下车。孝移直进大门，孔耘轩整衣不迭，出来相迎，请至一小书房内。

彼此称谢已毕，孝移道：“前日相订，惟恐大兄公出。”耘轩道：“前见孝老出言郑重，必非闲散事体，焉敢负约。”孝移道：“多承光之甚。只如今要上潜斋家去，并邀同往。此地离北门约有三四里，乞一茶之后，登车同去，何如？”耘轩道：“到底是什么事央他，你也叫我知道。”孝移道：“我的意思，是为小儿已七八岁了，早就该上学。因一向自己溺爱，耽搁一年。我想蒯潜斋为人，端方正直博雅，尽足做幼学楷模。小儿拜这个师父，不说读书，只学这人样子，便是一生根脚。前日我所以不便启齿者，没有在我家便说请先生之理。今日我邀大兄同往，替我从旁赞助一二。”说完，便打拱一揖。耘轩道：“怪道，我说你平日也甚爽直，昨日忽而半吞不吐，原是如此细密珍重。如今将茶吃完，即便同往。”二人茶毕，同出登车。

孝移道：“宋禄，将马儿放慢着些，我们还商量些话儿。”宋禄道：“晓得。”耘轩车中点头道：“长兄这件事，令人敬服。”孝移道：“为人延师，人家之常，何言敬服？”耘轩道：“如今宦家、财主，儿子到七八岁时，也知请个先生，不过费上不多银子，请一个门馆先生，半通不通的，专一奉承东翁，信惯学生。且是这样先生，断不能矩步方行，不过东家西席，聊存名目而已。学生自幼，全要立个根柢，学个榜样，此处一差，后来没下

手处。长兄此举，端的不错。”孝移道：“我尝闻前辈说，教小儿请蒙师，先要博雅，后来好处说不尽。况且博雅之人，训蒙必无俗下窠臼。”耘轩道：“是，是。”

话不多时，已到潜斋之门。门前有个书房院，正房三间，墙角有一单扇门儿。耘轩道：“我们且先到他这书房里。”一同下车，径到书房院来。

只见房檐下有一个十三四岁的家童，在那里学织荻帘儿；书房内高声朗诵。家童一声道：“客来！”二人已进书房门内。那读书学生，下位相迎，望上一揖，让二位坐下。孝移便向耘轩道：“这学生二年没见，真正长成光景。”耘轩便向学生道：“还认得我们么？”那学生道：“去年二位老伯在这里时，我爹已对小侄说过，小侄时常记得。”孝移道：“今年几岁？”那学生道：“九岁。”孝移见他品貌端正，言语清晰，不觉赞道：“真是麟角凤毛，不愧潜老高雅。”耘轩道：“尊翁先生在家么？”那学生道：“适才李公祠请去写匾。临行时说，今日有客到，即去对说。”言未毕，家童提茶到了，学生手捧两杯，献与二位，自己拿一杯在门边恭恭敬敬相陪。这谭孝移早已喜之不尽。只见那学生叫家童去李公祠对说客到，孝移道：“不必，我们即到李公祠去瞧尊先生去，并看看写的匾。”吃完茶起身，学生出门相送，叫家童引着李公祠路径。二人回头一拱，这学生躬身答礼，极恭敬，却不拘挛。二人喜的了不得，一路上不住的说道：“是父是子！是父是子！”转过大街，离北门不远，径向李公祠来。

只见李公祠是新翻盖的，砌甃整齐。庙祝见有客来，出门相迎。姜潜斋不料二人至此，亦喜不自胜。耘轩道：“造府相访，公出不遇。”潜斋道：“爽约有罪！”孝移道：“匾写完否？”庙祝道：“适才写完。”只见一面大匾，上放“李文靖公祠”五字，墨犹未干，古劲朴老。两人赞叹道：“笔如其人！”潜斋道：“聊以塞责，有愧先贤。”庙祝道：“垂后留芳，全仗山主大笔。”共相大笑。庙祝又请入一座客室，邀留过午。潜斋道：“我来时已说今日有客，不能过午。不如少坐一时，我们一同回去。”庙祝不敢过强，只得说：“空过三位老先生，不好意思的。”

三人吃完茶，作别而归，径至姜宅门前，只见那学生在门前恭候。姜潜斋让至北院客房，一揖而坐。言及前日盛情，彼此称谢，不必细述。潜斋道：“昨日席上说的话，毕竟是甚事见委？弟自揣毫无片长，如何有效力处。”孔耘轩道：“说话要开门见山，谭兄之意，欲以世兄读书之事，烦潜老照管哩。”潜斋道：“如何照管之处，亦乞明说。”孝移道：“我一发造次说了。小儿交新春八岁了，尚未上学，欲恳长兄在舍下设帐。前日若骤然说明，显得弟敦请之意不恭。今日造府一禀，倘蒙不弃，弟亦领教甚便。”潜斋道：“此事却难从命。见爱之意，弟也不肯自外，但此中有个缘故，不

妨琐陈，所以见弟不得已而方命之罪。家兄比弟长二十岁，今年整六十了，每日同桌吃饭，连舍侄、小儿，四人相依已惯。我若到府上去，家兄老来的性情，我知道是的确行不得。”耘轩道：“贵昆弟友爱之情，自所难已。但同在一城之内，相隔不远，岂一朝半夕不见，难说便成云山？潜老似不必过执。”潜斋道：“我是经过家兄的性情。去年我有事上彰德府去，言明十五日即回，不料到那里多耽搁五天。这五天呀，家兄就有几夜睡不着。孩子们都慌了，还使了两番人去接。及至弟到家时，家兄喜极，却笑出几点眼泪。弟说：‘我已是回来了，哥恁惶什么？’家兄说：‘我也极知道没啥意思，只为前日，我胸中有一道黄河，由不的只是急，又说不出。’后过了半月光景，这老人才忘了。我如今要到府上，家兄是必不肯，如何行的？”这谭孝移平日景仰姜潜斋为人端方，已是十分要请；见了姜潜斋家学生安详恭敬，又动了桥梓同往之意；及见姜潜斋说到兄弟友爱之情，真性露于颜面，心中暗道：“真是今之古人！舍此等人何处更为子弟别寻师长？这事断不能当面错过的。”因向孔耘轩道：“事且慢商。”这是怕孔耘轩逼出坚执不去的话头，便难回转的意思。少顷。只见家童排俎，大家起身让坐。坐定，摆上饭来。

潜斋吩咐家童道：“瞧两位相公陪客。”家童道：“大相公往乡里料理佃户房子去。二相公就来。”须臾学生到了，在桌角坐。潜斋道：“你伯吃饭不曾？”学生道：“我娘与我嫂子已安排吃完。”姜潜斋道：“家兄只好料理庄农，如今老了，还闲不住，还料理园子种菜吃。舍侄质性不敏，家兄只教他乡里看庄稼。愚父子却是家里吃闲饭的人。”耘轩道：“耕读相兼，士庶之常，岂可偏废。”又说些闲话，饭已吃完。都在厅前闲站着吃茶。孝移是心上有事的人，暗中踌躇道：“姜兄如此人品，如此家风，即是移家相就亦可；他如坚执不去，我便送学生到此，供给读书。”又虑王氏溺爱，又想自己也离不得这儿子，万一请他令兄出来，放他出门，也未见得。遂向潜斋道：“这事与大兄商议何如？”潜斋道：“商议也不行。家兄的性情，我所素知。”耘轩道：“商议一番何妨？爽快请出大兄来面决，或行或止，好杜却谭兄攀跻之想。”潜斋道：“也罢。”遂向后边去了。

迟了一会，只见潜斋跟出来一个老者，是个庄农朴实模样儿，童面银须，向客人为了礼。坐下，便道：“适才舍弟言，二位请他教学，这事不行。我老了，他是我亲手抚养的兄弟，我离不得他。况我家衣食颇给，也不肯出门。”二人见言无婉曲，也灰了心。又问：“二位高姓？”孔耘轩道：“弟姓孔，在文昌巷内。这位请令弟的，姓谭，在萧墙街。”只见那老者把脸一仰，想了一想，说道：“兄是灵宝老爷的后人么？”孝移道：“是。”又问：“当年府学秀才，大汉仗，极好品格，耳后有一片朱砂记儿，是谭哥什么人？”孝移道：“是先父。”那老者扫地一揖道：“恩人！恩人！我不